

〔古代帝王文化丛书〕

李福泉 主编

古代帝王巡游纪实

刘渝龙 金身佳 著

岳麓书社

刘渝龙 金身佳 著

古代帝王巡游记实

主 编 李福泉
责任编辑 杨云辉
封面设计 胡 颖

· 古代帝王文化丛书 ·

古代帝王巡游记实

刘渝龙 金身佳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0,000 印张：7 印数：1—3,000

ISBN 7-80520-728-3
K·143 定价：8.0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古代帝王文化丛书

李福泉 主编

岳麓书社

《古代帝王文化丛书》序

帝王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构架的支柱，帝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衰衍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古代帝王文化丛书》以帝王文化为视角，全面系统地勾勒出历代帝王文化生活的内涵、历史演变及社会价值，揭示中国古代帝王社会的文化品格，以丰富我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内容，推动文化史研究向着更高的社会层次深入。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平民文化与统治文化两个层面，呈现出基础与提高
的发展序次。平民文化本身也在不断提高，但社会权

• 1 •

C 279360

力却赋予统治者以垄断文化的特权，因而统治文化具有更多的发展与提高的条件，如同儒家学说在古代中国思想中占有统治地位一样，统治文化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也占有主要地位。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生活习俗、文化娱乐，乃至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不在统治文化的影响下发展、变化。高踞于统治权力顶峰的帝王在握有天下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强有力地介入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享受着社会提供的最赏心悦目的文化乳汁。正因为帝王文化处于统治文化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强烈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帝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具有双面影响。其正面影响，一在于帝王文化内涵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宫廷建筑、音乐歌舞、杂耍艺术、帝王文学、统治思想和谋略中精品屡见，具有永恒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二在于帝王文化以其特有的地位深刻地影响乃至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优秀的帝王诗词丰富了中国的古典文学，帝王巡游中发生过影响重大的军政大事，更有权术谋略支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等等，帝王文化因此而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帝王文化以其正面影响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使其精彩纷呈。帝王文化的负面影响主要在其垄断性和腐朽性。专制独裁的文化氛围始终制约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专制帝王对文化人实行文化专制，箝制思想，制造文祸，规设禁书，将大量文化

娱乐禁闭于宫廷，从而达到垄断文化的目的。帝王们还利用握有的权势，随心所欲，在文化享受上寻求刺激，淫声、秽色和绯闻弥漫于帝王文化的殿堂。帝王文化的垄断性和腐朽性，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是其中的糟粕。

沉舟测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帝王文化伴着帝王制度的失落而成为历史遗存，新世纪的曙光降临在中华大地。随着物质文化的日益丰富，人们越发感觉到精神文化的珍贵。了解和研究帝王文化，有助于人们清理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对帝王文化的批判过程中，吸取其进步性的精华，剔除其腐朽性的糟粕，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通过历代方方面面帝王文化生活的观察，正确认识我国封建社会的本质，更加珍惜我们的今天和未来。

本丛书以正史和实录为依据，广撷历代野史、文集、笔记、诗赋、逸闻和考古资料，内容涉及帝王历史、权位角逐、谋略权术、文祸要论、家族悲欢、后宫世界、生活起居、宫廷娱乐、咏世诗文、巡游记实、陵寝规制等等。这里有诸多帝王文化制度的源流演变，有历朝历代皇室的风云变故，有鲜为人知的帝王宫闱趣闻，有堪称珍贵的帝王诗文词赋，还有多彩多姿的帝王生活知识的描绘。读者将从这一套融知识性、学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文化丛书里获得神秘的帝王知识，窥视宫廷文化的基本面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奥妙，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由于中国古代历史悠久，帝王众多，朝代更替，疑窦丛生；文化概念模糊，内涵广阔；帝王文化资料浩瀚芜杂；著者学识浅陋，时间匆促等等，本丛书在编目的安排、制度的考释、史料的选取和理解等方面必有疏漏和错误，如蒙专家和读者指正，则幸甚。

李福泉

一九九六年冬于岳麓山畔

前 言

我国历代帝王深居之宫禁，层门紧闭，幽深死寂，活像个禅院。可惜，里面的主人并不是清心寡欲、灵根清静之人，而是欲望数天下第一的帝王，所以历代帝王常走出九重宫禁，到外面看个究竟。他们贵为天子，更觉得应该活得潇洒。

外面有无数的珍奇玩好，外面有风韵千般的美女丽人，外面有迷人的锦绣山河，还有宫中享受不到的风味小吃，等等，这些都像磁铁般地吸引着帝王之心。即如隋炀帝在位十三年多，而住在京城则不足一年，其余时间全消磨在巡游潇洒上，最后竟死在外面，把国也亡了。明武宗频繁外出，或微服，称“东家”；或戎装，称“威武大将军”，游遍整个北方后，再游南方。群臣为此谏阻而服杖刑者至百余人，沿途遭其奸淫蹂躏的良家女子更是不计其数。明武宗虽未因此而失国，但其劣迹影响又岂在隋炀帝之下？清代乾隆帝六下江南，恣意铺张，纵情享乐，也留下若干风流韵事，让后人戏说，可谓是历代帝王中最潇洒的一个了。

除了专以巡游为乐的帝王之外，历代帝王中也不乏英明之主，借出巡做调查研究，了解外面的世界，以求得治国安邦的第一手材料，制定实施大政方针。如康熙帝三次东巡以备战抗俄，笼络蒙古，开发东北；六次南巡以治理黄河，安抚汉儒；多次北巡以行围习武，加强军备。乾隆帝出巡，也大都以理政为主，从事考察吏治、劝课农桑、督理河务、安置边疆少数民族等活动。这些

都促进了“康乾盛世”的形成，成为历代帝王出巡的典范。其间有许多故事耐人寻味，可作为历史的借鉴。

历代帝王大多好大喜功，自我标榜。如果是臣民做出了出色的成绩，那么有帝王可以对他们加官晋爵，赏钱赐物。如果是帝王完成了盖世功业，威加海内，那么又有谁来表彰他呢？这只有让苍天大地来为他记功了。这即是封禅制度的由来。先秦时，泰山被看成是天下最高的山，连孔夫子也说：“登泰山而小天下。”传说自无怀氏以来，至少有七十二位君王在他们得到天下之后，都先后去泰山封禅，到泰山顶上祭天称“封”，到山脚祭地叫“禅”。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苛法治国，到处宣示皇威，并带领群臣到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典礼，昭告天地，说他建立了超过以往历代帝王的丰功伟绩，以后千年万代都要由他家姓赢的当皇帝了。汉武帝时，又举行了一次封禅，规模空前，显示了刘姓皇帝的不同凡响，其封禅仪礼和场面足令两千年后的人们叹为观止。

由于正当的或非正当的理由，出于贪图享乐或体察民情的不同目的，古代帝王外出巡视已成为一段非同寻常的掌故。其有为之君因此而兴国，无道之主则以此而丧国。千秋功罪，由后人评说。但当时巡狩的具体制度、具体情形，那些别具一格的仪式，那些美妙动人的故事，足以令人心往神驰。为此，我们不妨以历代帝王为向导，巡狩一回，看个究竟。

目 录

前言	(1)
巡狩、巡守及其礼制的神化	(1)
话说巡狩	(1)
从巡狩到巡守	(4)
天子巡守礼	(6)
昭告天地——封禅	(9)
封禅的前提和目的	(12)
易姓受命得封禅	(13)
成功盛德乃报天	(15)
不见符瑞不封禅	(17)
巡抚四方镇天下	(19)
长生不老成神仙	(22)
封禅大典	(24)
封禅必备的器物	(24)
封禅典礼仪式	(26)
历代封禅概况	(29)
秦始皇泰山封禅	(29)
汉武帝泰山封禅	(33)
光武帝泰山封禅	(40)
唐高宗泰山封禅	(43)

武则天嵩山封禅·····	(46)
唐玄宗泰山封禅·····	(48)
宋真宗泰山封禅·····	(53)
巡游理政 ·····	(60)
秦始皇威震天下·····	(60)
汉高祖计擒韩信·····	(71)
辽帝与四时捺钵·····	(74)
康熙帝巡游理政·····	(77)
乾隆帝巡游理政·····	(98)
其他清帝巡游理政·····	(112)
巡游急政 ·····	(141)
秦始皇入海访仙·····	(141)
汉武帝求长生术·····	(145)
南朝二帝打家劫舍·····	(153)
隋炀帝命丧江都·····	(157)
明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	(166)
乾隆帝晚年悔悟·····	(172)
嘉庆道光二帝劳民伤财·····	(178)
附录：巡游诗文选 ·····	(183)
秦巡游刻石文·····	(183)
东汉泰山刻石文·····	(185)
唐宋泰山摩崖碑文·····	(186)
康熙帝巡游诗文·····	(190)
乾隆帝巡游诗文·····	(196)
嘉庆帝巡游诗文·····	(206)

巡狩、巡守及其礼制的神化^①

话说巡狩

早在我国的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活，经常组织起来，共同从事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即狩猎。进入夏、商、周奴隶社会以后，这种习尚依然被人们尤其是贵族阶层所保留。不过，这时的狩猎活动比从前不仅规模要大，而且地域也要广阔，具有武装巡视的目的和军事训练、演习的作用，所以称为“巡狩”。

说到“巡狩”，不能不说一说“巡狩”一词的由来。

“巡狩”中的“巡”字，最初就是“省”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象意字，为“省”察之义。“省”为省视，这在甲骨文中已经广为运用，如“省我田”、“省黍”、“省廩”、“省牛”，都是省视农田、庄稼、藏粮和畜养业等方面的情况。甲骨卜辞中还有频繁出现的

① 本部分参考了寒峰先生《古代巡守制度的史迹及其图案化》一文，见《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王其省田”或“王唯田省”之类的句子，则是指省视田猎活动。由于这种省视活动是边走边看，即称巡视，所以《说文》解“巡”字为“视行也”，于是“省”字以后逐渐地用“徇”、“循”、最后一律用“巡”字代替。如《国语·周语（上）》有“乃命其旅曰：徇”的记述，《礼记·月令》则有“循行国邑”的记载。因此，省、徇、循、巡同出一源，均为巡视之意。

“巡狩”中的“狩”字，甲骨文作“獸”，西周金文作“兽”。“獸”从单从犬，都为田猎的工具，合起来表示狩猎活动。后来以“狩”字代替，其意思不变。《诗经·车攻》说：“搏獸于敖”，有的书将这句话引为“搏狩于敖”。《公羊传》鲁桓公四年（公元前708年）说：“狩者何？田狩也。”东汉经学家何休注释说：“取獸于田，故曰狩。”獸、狩长期通用。田猎为獸，后来就将猎取之物也称为“獸”，即如今所说的野兽。

“巡狩”一词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尚未出现，武装巡视的实际活动却在商周时代经常进行了，并被当时人分别用“省”字或“獸（兽）”字来表示，“兽”是以狩猎方式巡视，“省”则主要是指军事行动中的巡视，由于当时在征伐途中兼及行猎，所以两者实质上是一回事。商代的“田”有时也指这种行为。大约到了春秋时期，“巡狩”一词才开始出现，因为战国时的孟子就曾在引用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的话、追述往古时提到了“巡狩”。孟子把“巡狩”解释为“巡所守也”。（《孟子·梁惠王》）。可见，在商周时代，“狩”既然与“獸”长期通用，那么它含有守住野兽、伺机猎取的意思，而且可能也已经有了“守土”之义。

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夏代的巡狩活动情况目前尚不得而知。商代的巡狩活动情况主要出自殷墟卜辞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知道，商代频繁的田猎活动，直接推衍为巡狩。田猎是商代社会

普遍存在的风气，它是那个战争频繁的时代人们进行军事训练、演习的最为有效的理想方式。卜辞反映，商代的狩猎，从其参与人员、组织形式到方法、技术、工具等等，都和这时的战争没有多少不同之处。行猎的时候，商王往往召遣和率领大臣、高级军官或侯、伯等一起进行。他们以野兽作为假想的敌人。此外，商王还经常指令王室子弟行猎，其目的就是在于训练贵族青壮年娴于军事。

有时候，商王也把狩猎和军事直接结合起来。例如有一版甲骨上写着七条卜辞，记述了商王自某年的五月“弋于惠”开始，依次行至不同的地方，直到七月“在上虞(?)”，中间就和癸这一方国打了一仗。前后历时七十天，于游弋途中进行征伐，无异于武装巡游，实际上就是最初的巡狩。

商代的武装巡游，完全视客观条件的需要而展开。商王朝的直辖政区包括侯、伯、子等封全族邑，它们多半和异族方国部落交错毗邻。一些方国部落对商王朝时叛时降，构成了对商王朝及其各级政区的安定的威胁，而且对于商王朝版图的扩大也是一种障碍。同时，各辖区之间的地带都是山林薮泽广被，禽兽栖息出没，既是危险因素所在和武力争夺之地，也是狩猎活动的理想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按照传统的狩猎方式进行武装巡游，借以猎获野兽、训练军队、视察边境，并进而抓住每次遭遇异族部落的机会对其发动猛烈攻击，或作有准备的征讨，迫使其降服，从而掠取奴隶或扩大疆域，是一举几得的事。所以，商王朝很善于也很乐于为之。这种武装巡游还和通常的狩猎活动不同，它主要是越出王畿疆界，远至四方四土狩猎，故称之为远狩吧。例如卜辞记载说：“壬申卜彀贞：王勿延南獸。”“戊寅，王獸膏鱼。”这里，延南泛指南方，膏鱼在现在的山东，它们都远离王畿这个商

王朝的中心地区。

西周建立后，直接继承了商代巡狩的风尚。周王的武装巡游在规模大小、地点远近方面，和商王是相当的。《逸周书·世俘解》记录周武王消灭商王朝，派遣军队征伐商王朝原来的许多同盟国之际，举行了一次“武王狩”，即一次大规模的武装狩猎，猎取的野兽之多可谓成千上万。这是各路军队利用战胜敌国的时机，以搜狩的形式对战败者而进行的继续追击与侦察活动。孟子曾谈到，周公东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周成王则有“岐阳之搜”（《左传》昭公四年），诸侯们也曾“会王之东搜”（《左传》定公四年），等等，这些都具有武装巡游的性质，也都在征讨过程中进行。历史文献中还记述了西周的“省”，如《诗经·常武》说：“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这说的是周王命臣子远征徐国，军事行动中要沿着淮水岸边省视徐国。

概而言之，从商代到西周，巡狩活动是质实的，简单的，就是“因搜狩以习武事”，随征伐而巡察疆土，以敌国外患为主要巡视对象。巡狩活动通常是由天子率领进行，有时也由大臣、高级军官奉天子旨意主持进行，既没有固定的时间安排，也没有不变的方位，更没有繁琐的礼制。

从巡狩到巡守

随着西周王朝统一性的加强，外患的威胁逐渐减少，巡狩活动的政治作用也在逐渐上升，对封国、都邑的守备状况或它们对周王室的效忠程度的考察日渐重视。西周金文和文献中关于周王“省土”的事例层见叠出，即是明证。而且，这也促成了以守土为概念的“巡守”巡视的产生。

将巡狩称为“巡守”，始见于春秋时代的记载，而且这时已将“巡守”和一般狩猎活动区别开来。《春秋》在记述鲁国的几次狩猎时都写作“狩”，如：鲁桓公四年（公元前708年）“冬，狩于郎”，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冬，公与齐人狩于槁”，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西狩获麟”。另外，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曲笔写作“天王狩于河阳”。这些都是指王侯的狩猎活动。虽然《经》书中不见载有巡守，但《左传》鲁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3年）有“王巡虢守”的记载，唐人孔颖达对此解释道：“言诸侯为天子守土，天子于时巡行之。”鲁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齐国管仲为周王室“平戎”有功，周王打算以上卿之礼招待他，而他不是上卿，于是推辞谢道：“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齐国这时的上卿是国氏、高氏，上卿由天子任命，“二守”就是两个在诸侯国中替天子守卫疆土的人。鲁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71年），《左传》记当时人的话说：“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二十七年（公元前667年）又记载说：“天子非展义不巡守”，也均以“巡守”相称了。到鲁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19年），人们对于巡守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说法，《左传》即记楚国沈尹戌的话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春秋是周王室衰微、“天子卑”的时代，周天子到了不得不仰仗诸侯为其守卫疆土的地步。

需要指出的是，《左传》所记的几次巡守，都是谈巡守的制度，只有“王巡虢守”才是当时的一次实际活动。整个春秋时代两百多年间，就这么一次周王巡守，而且是在春秋前期进行的，可见这个时期巡守已不属于周王日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内容了。然而从历史上的记载情况来看，仍可以推知下列事实的存在：一是巡